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研究资料

赵学勇 郑国友 编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

出版说明

发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至今已走过了近三十个年头，在这三十年里，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支撑起了中国文学新的天空，中国文学迅速融入了世界文学的潮流并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发展时期。而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也带来了新时期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繁荣，可以说，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追踪研究一直是中国当代学术界和评论界最具生机活力的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然而，与文学界和研究界的这种“繁荣”局面相比，新时期文学的资料工作则显得有些滞后：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一套权威性的能完整反映新时期文学发展全貌的文学大系，也没有能够全面反映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历程和整体成就的系统资料汇编。这无疑为我们在新世纪全面展示、回顾、总结新时期的文学成就，反思新时期文学的经验教训，深化对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和不便。

有鉴于此，我们特意邀请孔范今、雷达、吴义勤、施战军四位在新时期文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知名学者和评论家来主编这套《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为广大新时期文学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权威研究资料，同时也能为他们提供在资料查找和检索方面的便利，从而为推进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走向深入和突破做出贡献。我们力求做到：一，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成就和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现有水平；二，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和认识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科学的参照和理论的依据；三，全面梳理、呈现和总结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脉络。

本套丛书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是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流派、

总序

文体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资料汇编，乙种是中国新时期代表性作家的个人研究资料汇编。每卷除精选各个领域最优秀的研究成果外，还将以附录方式展现相关研究成果的整体索引。本套书采取开放的体例，并将长期出版下去，我们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重要的学术工程。我们的目标是资料的系统性、学术的科学性、观点的多元性、筛选的权威性并重，力争能使广大读者既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又能以最快捷的方式读到中国新时期文学最优秀的研究文章。

目 录

美学书简

——试论徐迟报告文学作品中的美学理想与美学

观点 杨江柱 (四四)

翱翔在文学与科学群山之间

——论徐迟的报告文学 曾镇南 (四四)

戴着脚镣跳舞

——论报告文学的想象 李明泉 (四四)

陈祖芬的报告文学的抒情性和哲理性 雷 达 (四四)

报告文学十年初探 林为进 (四四)

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的统一

——当代报告文学新“质”初探 叶素青 (四四)

从热情的赞颂到冷静的叙写

——新时期报告文学第三次浪潮的轮廓

描述 温子建 徐学清 (四四)

在思维空间的拓展中构筑智的世界

——论祖慰的报告文学世界 张小东 (四四)

从“全景”式到“卡片”式

——李延国报告文学泛论 谭 健 (四四)

谁把报告文学推上了前台？ 雷 达 (四四)

论小说与报告文学现状中的效果反差 李师东 王 浩 (四四)

试论报告文学的意境创造 王作昌 (四四)

台湾报告文学的人道精神 沙似鹏 (四四)

并未失落的文学品格

——兼谈报告文学的短写艺术 赵佩铮 (四四)

一九八九报告文学一瞥	张立国 (源前)
报告文学的美学品格与价值判断	
——兼论近年来报告文学创作的曲折进向与新的转机	艾 斐 (猿猿)
作为审美现象的非虚构文学	吴 炫 (员园)
报告文学典型论	丁晓原 (猿猿)
论中国报告文学的悲剧情结	魏天真 (员员)
新颖别致的题记与小标题	
——谈新时期报告文学新的表现形式	梁多亮 (员园)
由“聚焦”走向“广角”的报告文学	李阳春 (员园)
突出写人和人的精神	
——评焦祖尧报告文学《黄河落天走山西》	何西来 (圆园)
世纪之交国际报告文学的回视、定位与展望	尹均生 龚举善 (圆猿)
报告文学文体美学辨析	尹均生 (圆圆)
报告文学创作的若干理论问题	周政保 (圆圆)
英雄主题的转换与升华	
——建国以来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回顾	马永强 (圆员)
与文化共舞的报告文学	
——对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文化思考	李运抟 (圆猿)
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坚守与退化	丁晓原 (圆圆)
报告文学与报刊关系溯源	刘雪梅 (圆猿)
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批判退位	范培松 (猿园)
贾宏图报告文学风格论	黄光伟 (猿猿)
百年中国报告文学语言体式的趋态、特征与基调	王 晖 (猿猿)
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	王 晖 (猿猿)
中国报告文学主体思想情结探源	宋恩泉 (猿猿)
鲁迅精神与新时期报告文学	章罗生 (猿圆)
第三转型期报告文学格局中的女性话语地位	龚举善 (猿园)
当代报告文学思考	李炳银 (源前)
附录：新时期报告文学研究资料索引	郑国友 (源圆)

美学书简

——试论徐迟报告文学作品中的美学理想与美学观点

杨江柱

之 一

捣麝成尘香不灭

拗莲作寸丝难绝

——温庭筠《达摩支曲》

伊伊兄：

对我来说，你的来信真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把我的思考引导得更加深入。

来信指出：我上次谈到徐迟的美学理想，论述不够充分，论点有待于进一步展开。你说：徐迟的美学理想既然是通过有限的人物形象去表现中华民族的精神美，那么，徐迟本人对这种精神美作出了什么样的审美判断呢？这种精神美是徐迟个人的主观想象，还是客观社会实践的产物呢？它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你提醒我，这涉及到“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问题，历来是美学理论中争论的焦点，要结合徐迟作品的分析来进行探讨。

我以为，徐迟通过李四光、陈景润、蔡希陶、周培源和常书鸿这几个人物形象，从以下几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美：

第一，爱国精神炽烈如火，对“社会主义祖国实现现代化”这一理想的追求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焕发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的献身热情。李四光诀别旧世界，远渡重洋，万里归来。陈景润在六平方米的斗室中，在误解与诽谤的围攻里，身心交瘁，仍然奋力向高峰攀登。蔡希陶百折不回，发展中国自己的植物学。周培源在政治的涡流中傲霜斗雪，迎接科学春天的到来。他们的献身精神像一面晶莹雪亮的明镜，照见了每一个中华儿女心灵深处对祖国的一片深情。

第二，在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内没有丝毫奴颜媚骨，从不拜倒于欧风美雨之前，敢于异军突起，走中国独特的道路，显示中华民族突出的才华与智慧。李四光立足于中国的大地，独创地质力学。陈景润在筛法的运用上大放异彩，移动了群山。蔡希陶让人工植物群落出现在中国的热带雨林中。祖国儿女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可贵的独创精神。

第三，在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内又虚怀若谷，从不夜郎自大，敢于博采众长，学习世界各国的成就和创造，在世界范围汲取营养，显示中华民族宏伟的气魄与远大的眼光。李四光在国际学术界和各国大师共同切磋琢磨，陈景润读遍专业领域内的外国文献，蔡希陶把异邦的良种引入祖国大地，常书鸿在巴黎的艺术宝库里含英咀华。通过他们的形象，年轻一代看到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从来都是善于摄取异域文化精华的智者，不是闭关锁国的庸人。

第四，在学术的探索和事业的开拓上，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锲而不舍，埋头苦干，数十年如一日，摒弃浮华的空谈，排除多重的干扰，在十年浩劫的炼狱中百折不回，达到了“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的境界。

这就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反映出来的中华民族精神美的具体内容，同时也表现了徐迟本人的审美判断，寄托着他的美学理想。

这种崇高的美，雄壮的美，诞生于血与火的洗礼之中，是千百万群众长期的革命实践的产物，体现在优秀的中华儿女身上，是客观的存在，不是任何人主观的臆想。为了认识这一点，必须回顾中国人民长期的斗争历史，特别是近一百多年来的斗争史。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幼弱的萌芽在中国土地上艰难地生长着。然而，胎死腹中。一八四〇年，英帝国主义的炮舰不但粉碎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迷梦，也摧毁了中国大地上艰难挣扎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在一百零九年的时间里，中国沦为

丑恶

半封建半殖民地，群魔乱舞。在统治阶级中，有谨守圣经贤传的国粹主义者，有徘徊华洋之间、徘徊主奴之界的买办……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到处是一片丑恶。

但是，正像你常常爱说的，有撒旦就有圣徒，有丑就有美。在群魔乱舞的丑恶世界里，虎门焚烟的火光、三元里平英团的旗帜、金田起义的戈矛、义和团的苦斗、黄花岗烈士的碧血……这一切，都是撕裂乌云的闪电、刺穿浓雾的阳光，是和丑恶搏斗的美。历史更向前发展，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烈火、省港大罢工的红色纠察队袖章、井冈山上的红旗、延安窑洞的灯火，更是艳如桃李，灿若明星，最后汇集成了天安门上冉冉上升的五星红旗和庄严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于是神州大地一洗百年来的积秽，闪射出前所未有的美。

历史是走着“之”字路前进的。林彪、“四人帮”以“革命”的名义来绞杀革命，举着红色的小语录本，把一场浩劫强加于整个中华民族，不仅把国民经济推向总崩溃的边缘，而且像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一样凌辱、腐蚀了群众的精神，使不少人的精神面貌扭曲、变形。问题严重到这种程度——

人和人之间错综复杂、重重叠叠的关系，已经织成一张又厚又密的网。什么马列主义原则，什么党的方针政策，一碰到这张网，就像触了电，不灵了……是非混淆，赏罚颠倒，真理屈从于谬误，善良受制于邪恶。

（刘宾雁：《人妖之间》）

社会风尚变坏，道德水准下降，“旗手”和“顾问”们散布的丑恶弥漫于我们四周的空气中，这是任何歌德派都无法粉饰的。

那么，美呢？无数志士仁人经过一百三十多年的搏斗，在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美，难道就这样毁灭了，不复存在了吗？确实有不少人感到一种幻灭的痛苦和悲哀，仿佛一切理想都失去了光辉，人间再也没有真正的美，出现了看破红尘、玩世不恭的“穿派”思潮。

正在这个时刻，徐迟的报告文学作品出现了，用现实生活中同时代人的真实形象否定了“穿派”思潮。李四光、陈景润、蔡希陶、周培源等人

四 国 原

物形象，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性格的美是毁灭不了的，经过十年炼狱之火，仍然光华夺目、神采飞扬。

简略地回顾中国人民走过的历史道路，就可以看出：徐迟作品中反映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美，是他在客观现实中看到了的，蕴涵在社会生活的客观形象里，深深扎根于中国土壤之中，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内容。他描绘的人物形象，熔铸着中华民族长期的斗争经验：顶住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千钧压力，淘汰了国粹主义和洋奴思想的残渣，摒除了洋务派的梦呓，清洗了阿 匠精神的愚昧，抗击了“四人帮”的暴政，百炼成钢，无坚不摧，宝刀出鞘，寒光照人，预告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胜利。

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说过：“美是生活。”美的客观性就在于它的社会性。在现实生活中，凡是可以为我们感知的社会形象和自然形象，只要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理想，那就是美。报告文学工作者应该倾注全力去描绘这样的形象。徐迟在作品中着力描绘的，正是这样的形象。

美，只有表现在可以感知的个别形象中，才能为人们感受，才能激发人们的美感。在徐迟的作品里，感人肺腑的民族精神美完全凝聚在活生生的同时代人的个别形象中。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融合在一起，融化为这些人物有血有肉的真实故事。他们中的每一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都是不可重复的“这一个”，都有自己特殊的气质和面貌，走着自己特殊的道路。他们的真实故事，充满了感人的细节，洋溢着诗情画意，产生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使人慷慨悲歌，奋发起舞。徐迟诉说着这些人物的故事，好像让我们沐浴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美里。经过了这样的沐浴，我们自己也容光焕发，精神振奋了。

黑格尔说：“一切民族都要求艺术中使他们喜悦的东西能够表现出他们自己。”（黑格尔《美学》第 1 卷第 1 章第 1 节）徐迟写李四光、陈景润等几个人物的报告文学在全国引起了那样强烈的共鸣和反响，使千百万人感到喜悦，正是因为他们在这些人物身上看到了自己美好的一面，看到了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某些宝贵的战斗经验的结晶，看到了全民族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似锦前程。这些人物形象本来是全民族的精华，是乳汁中的乳酪，在报告文学作品中再现出来以后，又赢得了全民族的喜悦和赞叹。

因 缘

“生活美”给报告文学中的“艺术美”提供了素材，报告文学中的“艺术美”又反过来为“生活美”提供了规范。这种辩证关系可以使报告文学工作者从中得到很多启发。

老兄，多少年的风风雨雨并没有使你丧失革命锐气，你的性格也是“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是到处可以活下来的柳枝，是春风吹又生的野草，听说你准备重操旧业，做一个报告文学工作者。作为风雨同舟的老友，我希望你到现实生活的深处去发现个别的美的形象，对形象不满足于一般的感受和了解，要把它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把它放到全民族的历史斗争范围内去考察，旁搜远绍，找出最动人的细节，描绘出它的全部魅力，显示它深刻的历史意义。我深信，你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盼能继续得到你的指教。

江柱

于武师汉口分部的桂花浓香中

之 二

记得绿罗裙

处处怜芳草

——牛希济《生查子》

伊伊兄：

来信说你很欣赏徐迟、常书鸿关于人和环境的关系的美学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对报告文学创作能够产生有益的影响。是的，报告文学作品不是静止的肖像画，报告文学作品描绘的对象是在环境中活动着的人，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美学中的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

《祁连山下》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谈的：

从来中国古代绘画是以人物为主体的，多数名画都把人物置身于环境之中。

诚然，静物、花鸟、山水这些环境，只有它们与人们配合在一起时，才有了更多的意义，但人与环境的配合之中，最重要的

有一个时间的因素。

说到最后，绘画就是要通过这人在环境中的戏剧性的、历史性的一刹那，从而表现出人的活动过程的全部来。

（《祁连山》第 104—105 页）

我以为，这些美学观点对于报告文学创作都是很有启发的。

文学是人学。在报告文学艺苑里占有中心位置的，应该是当代真实的人物形象。即使是写所谓“事件特写”、“问题特写”，关键仍然在于深刻地表现同时代人的思想感情，决不能让“事件”和“问题”淹没了作品中的主体——人。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人是主导的一面。报告文学工作者应该像常书鸿所说的中国古代的画家一样，始终把艺术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充分表现出人物的特殊的精神美。徐迟的报告文学作品正是这样做的。

报告文学也要环绕人物，描绘自然界中的花鸟虫鱼、飞禽走兽、峰岳峡谷、高山大海，但它描绘的不是亘古以来就存在的冷漠无情的自然，而是“人化的自然”。

马克思说：“对象的现实处处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都是人的现实……对于人来说，一切对象都是他本身的对象化。”（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人类社会，自然是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人的对象而存在着的，与人结成了一个整体。自然本身已经包含了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这就是马克思说的“人化的自然”。中国古代的诗人虽然不能科学地认识这个问题，但在抒写人的丰富感情时已经不自觉地接触到了这一点。《花间集》中，牛希济的《生查子》描写恋侣临别时依依不舍的情怀：“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恋人身上的绿罗裙时萦梦寐，处处芳草都引起了罗裙的联想，惹动了缱绻缠绵的情意。在这里，自然界的芳草就是作为人的对象而存在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常书鸿和徐迟都认为静物、花鸟、山水这些环境只有它们与人们配合在一起时，才有了更多的意义。美学上的这个道理，当然同样适用于报告文学。徐迟在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是努力实践了这一主张的。

黑格尔说：“在史诗主角的一切心灵倾向里，例如在他们的生活方式，

园苑

思想、情感和实际活动里，应该听得一种隐秘的和谐，一种主体与外在界双方的共鸣，使它们融会成为一个整体。例如一个阿拉伯人就是和他的外在自然处于统一体的，要了解他，就要了解他的天空，他的星辰，他的酷热的沙漠，他的帐幕以及他的骆驼和马。”（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217页）报告文学描绘的人物形象，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和实际活动里，也应该听得一种隐秘的和谐，一种人物形象与周围环境的共鸣，使它们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徐迟的报告文学作品，出色地体现了这种卓越的美学思想。

在徐迟的报告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精神美和环境的自然美水乳交融，互相渗透。自然美已完全融化到人物的精神美之中，自然本身好像也成了人物性格的延伸和扩展。《地质之光》中的李四光，风尘仆仆，出没于广阔世界的海洋山脉之中，祖国的峰峦峡谷是他的活动舞台，他的性格也如奇峰一样雄伟，如幽谷一样深沉。在《生命之树常绿》里，徐迟运用油画的浓艳色彩，绘出一片灿若云霞的杜鹃花海，烘托出植物学家蔡希陶热爱祖国的无限深情，写花也写了人。仿佛漫不经心的随意几笔：写一只鸚鵡叫唤着“客来啦，递烟端茶啊！”写狼狗丁哥儿咬断捆住主人的绳子。这一切，都写出了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其中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都成了蔡希陶性格的延伸和扩展。画家常书鸿到达千佛洞那天的第一个黄昏，徐迟就让他置身于宛如一幅世界稀有的名画——“佛地奇景”之中。老兄，我建议你再读一遍那一段诗意浓郁的文字，那是一幅绝美的风景画。特别值得注意的，这幅风景画是透过画家常书鸿的眼睛而表现出来的，是常书鸿眼中的“佛地奇景”，写景也就是写画家的艺术眼光和审美判断，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因为不仅是五官感觉，而且那所谓的精神的感觉，实践的感觉（意志、恋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诸感觉的人类性，只有通过它的对象底存在，通过人类化了的自然才生成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看来，报告文学要描绘人物性格的丰富内容，使人物形象丰满厚实，给人以真实的立体感，就必须描绘出人物周围的环境的全部丰富内容，因为“只有经过人的本质底对象地展开了的丰富性才成为主观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马克思）我们强调报告文学工作者在描绘人物时必须深入到人物活动的现场去，原因之一就是要直接到现场去观察人物活动的环境，用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去体验人物性格怎

四四四

样渗透到环境中，而环境的丰富性又怎样表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在当代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徐迟的作品鲜明地体现出这些美学特色，因而显得色彩绚丽，联想深远，形象丰满，用笔汪洋恣肆，触目都是诗情画意。这种特色，标志着他的作品代表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绘画艺术里，人物与环境的配合之中，最重要的有一个时间的因素。很有意思的是，徐迟不但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从中受到启发，创造性地把这一点运用到报告文学创作中。他注意到，如果要以精驭宏，以一当十，通过有限的人物形象去表达无限丰富的生活内容，就特别要注意那个把人物和环境配合起来的时间因素，要独具慧眼，找出那恰到好处的时间，也就是人在环境中的戏剧性的、历史性的一刹那。

这一刹那应该是戏剧性的——充满了戏剧性的冲突，人物性格在戏剧冲突中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显示出独有的特色。

这一刹那应该是历史性的——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能够集中地反映客观现实的发展趋势，表现人物性格的本质。

在人物的生活道路和战斗历程中，报告文学工作者要深入发掘，探骊得珠，找出这样的一刹那，倾注自己的全部艺术才华去写好这一刹那，着力加以描绘，有如画幅上的工笔、银幕上的特写。“一弹指顷去来今”，在弹指之间的一刹那，如果是戏剧性的，历史性的，就能照亮人物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道路。

在徐迟的作品中，有不少这样的范例：

写李四光，着重抓一点，表现他怎么出国，又怎么回国。

写陈景润，一袋水果用了工笔画和特写镜头，写领导送过来，他推回去，推回去又送过来。

……

在新华社国内记者业务训练班作报告时，徐迟同志自己也说过：“你能够抓住一点，把它化开，让它比较完整，比较充分。只要一点，只要一个刹那，你就可以把一件事情表现好的。构思就是你要抓一个什么。绘画也是这样的，绘画总还抓一个刹那，画面上是一刹那。你看了这一刹那，就知道前前后后，这个人物的性格就出来了。”

老兄，你是喜欢书法的。传说唐代的书法家、草圣张旭有一次看到公孙大娘舞剑器，从刚健而又婀娜的舞姿中受到启发，从此书法大进，千姿

园 地

百态，变化莫测。张旭借鉴于舞蹈的美，丰富了书法的美。徐迟借鉴于绘画的美，丰富了报告文学的美。在艺术史上，先后辉映，真是艺林佳话。这也启示我们，一个报告文学工作者要不倦地从各种艺术中汲取营养，才有可能在报告文学的园地里培育出明艳绝伦的奇葩。

来信说《祁连山下》不仅是一篇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一篇寓哲理于形象之中的美学论文。我也深有同感。告诉你，我今天在《长江》文艺丛刊第一辑上又读到了徐迟的新作小说《牡丹》，其中谈到戏剧艺术之处也有一些精辟的美学见解。我想请你转告你们那儿几位搞美学的朋友，请他们看看《祁连山下》和《牡丹》（当然，《牡丹》绝不是报告文学作品，作者自己说是小说），请他们从美学的角度谈谈读后感，写信告诉我，让我进一步得到启发。请向他们转达我的问候，并预致谢意。

盼继续来信指教。

（原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 1 期）

翱翔在文学与科学群山之间

——论徐迟的报告文学

曾镇南

“我离开了温柔的音韵的镣铐和美妙的格律的束缚，而投入了宽大的散文的怀抱，写了一些激动的和愤怒的，主要是论战性的粗糙的东西。”^①这是徐迟对自己创作道路的回顾。如果稍加发挥，倒不失为是对他的报告文学的创作特色的一个说明。徐迟是由诗的领域突入了散文，特别是报告文学领域的。他在艺术形式上离开了诗，但他却始终葆有着诗之魂，他是一个诗人气质的报告文学作家。他的报告文学丰润富丽、滋华焕彩、潇洒雄放，具有华美而浪漫的长篇叙事诗的气质，是一种诗化了的报告文学，为报告文学赢得了诗的声誉。要论徐迟的报告文学，这种诗的精魂、诗的丽质是不能不紧紧地把握住的。当然，对这样一个诗的基本素质，还应该具体地来认识：第一，对于徐迟，散文，特别是报告文学，是一个可以任其诗魂往还驰骋的“宽大”的天地。他的全部报告文学创作，呈现着一种开阔的、浩大的气派。其中的诗，是阳刚的、雄强的、拓展的，不是胸襟狭小者所能为的，而是在浩瀚的生活之海中，从具有云水襟抱的舟子的胸膛中长啸出来的。第二，徐迟报告文学中的诗感染力是由极其强烈的感情因素构成的。他的那些写得最酣酣淋漓的佳作，确实充满着“激动的和愤怒的”东西，具有一种由现实生活触发的内在的、迫不及待的、压制不住的、喷薄欲出的激情，具有一种燃烧的火焰、爆发的力量。第三，徐迟

^① 徐迟：《文艺和现代化》，第 29 页。

把“论战性”视为他的报告文学的主要的东西。思想的力量，哲理的力量，使徐迟的报告文学有了一个高高扬起的智慧的头颅。他的报告文学中的诗，既是感情化了的，又是充分理性化了的。最后，在徐迟的报告文学中，无论是激动的和愤怒的感情，还是犀利的论战性的哲理，都是和生活的血肉长在一起的，闪射着感性的迷人的光辉的。组织、传递这些情与理的语言，一般地说是精致的、巧妙的。那么，有没有徐迟自谦地说的那种“粗糙”感？实事求是地看，在某些篇什中，某种粗糙感还是有的。不过，这不是粗制滥造形成的那种粗糙感，而是和现实生活贴得太近，来不及让思想感情经过一个沉淀、发酵、扬弃的过程造成的粗糙感甚至纰漏。对于这些毛病，应该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而不能苛求于作家。

以上，是我读了徐迟的几乎全部报告文学作品后的一些观感。这些观感，当然必然用对具体作品的具体分析来加以充实。现在，让我来试一试吧！

—

记得我曾睡在一个建设工地上，我以为我睡在共和国的跳动的心房上。

——徐迟：《一些速记下来的思想》

一九七七年底，当徐迟以《哥德巴赫猜想》震动当时还相当荒芜的文坛时，我曾经在心里悄悄地惊异：一个刚刚从十年浩劫的禁锢和摧残中挺立过来的老作家，写出的文章毫无叹老嗟伤的衰飒之气，血脉那样健旺，情绪那样饱满，调子那样高昂，文采那样斑斓，真是难得啊！这样年轻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文章，显出作家的创作状态，不像凝紫含丹、暮烟缭绕的夕照，倒有早晨八九点钟太阳流金溢彩的气势。他哪来的这种年轻人的热情呢？

当我把徐迟的主要的报告文学和散文全部读了之后，我找到他这种对生活、对文学的可贵的热情的源头了。

这源头就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宏伟的建设生活。这种建设生活的强劲的脉搏，从来就是鼓舞我们的作家的热烈的诗情的源泉。对于徐

园

迟来说，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在祖国大地上顺利地实施起来的年代，就是他的报告文学创作的勃发期。就其天性而言，他不是歌唱月夜和爱情的夜莺，而是为沸腾的工地和豪迈的建设者忘情翔舞的火鸟。从开国之初到八十年代，他一直以充沛的热情，关注着、歌唱着祖国的经济建设。在我国的经济建设被拖到了崩溃的边缘的年代里，他被迫停止了歌唱；而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被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上时，他的激越的歌声又不可遏制地迸发了。魂牵梦萦地关注、向往着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建设，不避烦难地用文学的语言向人民报告经济建设的宏伟事实，一贯地在这个领域里投注以热情和心血，这是徐迟报告文学的一个基本的思想特色。对于现实中的破坏性的、惰性的力量，他也会投以锋利的、鄙夷不屑的一瞥；但他的热烈的爱的眼神，却主要地向着生活中的建设性的、奋进的力量的。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样有见识、有激情、有文采的歌手，在我们文学的队伍中，还是太少了。

有着赤子之心的热情的诗人，多少都是有几分天真的。回头看看徐迟追踪着共和国的建设史页写下的篇章，也许不难发现某些过于天真的地方，甚至发现某些时过境迁造成的不适当的地方。但是，绝不应该由此断定，徐迟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只是一种天真的、浪漫的激情。不！支撑着这种热情的主要的东西，是徐迟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获得的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冷静的科学认识。在徐迟看来，经济建设的高度的、现代化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空前的涌流，这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通向共产主义的唯一现实的道路。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获得了缜密而坚定的理论认识，他不能容忍一切漠视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的轻浮的旧文人习气。他认为，文学的发展归根结蒂，是制约于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的。也许，徐迟关于文艺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种种见解，未必全是精当的，无懈可击的；但他重视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致力于从这个被一般人视为枯燥无诗味的领域里汲取诗情，这无疑是一种别具慧眼的识见。

从建国之初开始，徐迟就致力于报道我国现代化工业建设，出版了《我们这时代的人》和《庆功宴》两本散文特写集，的确是如他自述的那样，“尽了最大的热情”。他描绘了我国第一座自动化高炉的雄姿（《在高炉上》）；他展示了内蒙古草原上为祖国钻探宝藏的地质工作人员的壮志（《草原上的钻机》）；在汉水桥、长江桥的建设工地上，他记录了豪迈的建